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十七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夷狄

帝王內修政事必外攘夷狄攘非恃干戈也葢有馭夷之道焉楊時言夷狄難與較是非曲直但以禽獸待之可也此言大可思請先分內夏外夷之限然後明愼德懷遠之道譯言待賓之禮征討綏和之義修

攘制馭之策守邊固圉之略列屯遣戍之
制四方夷落之情切誘窮黷之失總之慎
德懷遠盡吾內夏之道而已
語內夏外夷之限　虞合兵刑爲一蠻夷
猾夏以命皋陶欲與寇賊姦宄而並懲此
特不欲其猾夏而已非窮追也內夏外夷
此限已明潛消未然此意尤微禹貢五服
甸侯在中國者各五百里要荒在夷蔡蠻
流者各五百里其中綏五百里則分三百

里揆文教是甸侯近地二百里奮武衛是要荒近地此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華夷之辯至嚴至豫治内宜詳治以必治治外宜略治以不治也東漸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此漸被暨訖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以内治之詳者暨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内夷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周禮職方氏辯九服之邦國

內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各五百里此加詳於禹之五服而禹數一面周數兩面周之男服即文教之揆周之采服即武衛之奮其詳內略外之意同也王制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雖大曰子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此周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春秋最嚴華夷之防隱公二年春書公會戎于潛此戎盖徐州之

戎久居中國矣不宜會而會是以譏之及秋八月庚辰又書公及戎盟于唐此不宜盟而盟又特譏之莊公三十年冬書齊人伐山戎譏桓公爲燕闢地也三十一年六月又書齊侯來獻戎捷譏齊桓擅師啓釁也僖公三十二年夏書衛人侵狄秋書衛人及狄盟譏衛之以侵來盟也宣公三年春書楚子伐陸渾之戎譏楚之以夷攻夷不念陸渾近王側也成公元年秋書王師

敗績于茅戎譏王之自敗也成公九年冬書秦人白狄伐晉譏晉同狄伐秦秦以出爲反也哀公十三年夏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又書於越入吳譏夫差暴橫敢於王會致越之以出爲反也左傳述管仲之言戎狄豺狼不如諸夏親暱述辛有見野祭無禮慮戎不出乎百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述沈尹戌見秦晉之遷戎謂非天子守在四夷意是亦外夷也孔子

稱管仲一匡以不被髮左衽孟子稱周公
寧百姓功在兼夷狄內外此明也北貉梟
騎助漢自高祖始歲致金繒結和親約亦
自漢高始賈誼以此流涕謂之足上首下
而三表五餌之計大非王者所樂聞班固
詳制馭之常道第云來禦去守而羈縻西
域之計似亦可行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
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范曄謂
之不識微宜也匈奴稱臣從蕭望之議位

在諸侯王上謁贊不名荀悅謂之亂天常
宜也居匈奴于雲中前有光武居五胡于
部內後有魏武郭欽上徙戎之疏武帝不
信江統作徙戎之論惠帝莫聞魏徵縱還
突厥之議太宗弗聽後悔何及薛登禁絕
侍子之諫武后不採後患莫隄濫觴於元
魏洋溢於遼金南渡有秦檜之和胡傳莫
挽金續有蒙古之憂陸張忠死內外失辯
禍遂有元胡傳有日中國之有戎狄猶君

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
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
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
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此言可爲世法者哉

聖祖驅逐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重闢中國之
彝倫變被髮左衽之俗而再造乾坤功德
蔑以加矣未

登基以前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御臨大

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所以鼓人心之忠憤者一旣

登極後

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言語不通所以鼓人心之忠義者二平定功成凡蒙古色目人散處中國久之固已相忘矣惟永樂以後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時有征討起以從行一時若賴其

用然已已之變其中亦有乘機刼掠甚至有爲虜鄉道者可無鑒與爲今之計必以漸而爲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處之則久久自然潛消而默化矣河套既不可復遂東壘以新失失由中國

奸黠樂爲之用而以夷助夷者又自不少
敝積已久牢不可破寧云杜漸防微抑亦
洞瀾障流所藉于
皇上之高照似未可以語聲也
語慎德懷遠之道 德在舜典之咨十二
牧以惇德允元難任爲蠻夷率服之要益
之儆戒無虞以無怠無荒爲四夷來王之
本聖治也大禹之格苗也不以師而以文
德周公之來越裳也不以兵而以禮樂移

王不聽謀父之忠言遠征犬戎孔子止季氏之伐顓臾欲修內治光武中興止末年匈奴之師欲用柔制剛弱制强以此爲廣德之務蘇軾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故先王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朱熹曰夫內修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

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謂異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秦儀行矣彼管商申吳非無一切之功而卒得罪於聖門者正在於此明者察之朱熹此言正懷遠之本莫非愼德莫非至誠也執此以觀今日西南之兵必全餉而後成功東北

之兵又求月足全餉而不可得合之所謂不終日之計皆詳於治夘者也具大識者當必有以處此矣願

皇上留思之

語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以節爲迎送遠使之憑象胥教四夷以中國之儀使不失吾朝常大行人司父死子立之一來一見不深治也禮記以達志通欲必藉之寄鞮譯四藉四因不強徦以所不知不

令内外相爲矛盾明堂位來朝入門立班之制必四譯而後通不深治也孔子語九經其一曰柔遠人及論所以柔則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論柔之之效則曰四方歸之蓋以四夷爲遠人亦不深治也汲黯匡漢武帝受降之二失魏徵匡唐太宗之迎西域豈曰不忠然不止之於初待至京日始爭晩矣學士院議諸蕃入貢待遇之禮蘇軾議禁高麗之數買書籍豈曰非

計然不防之於先待入朝日始言晚矣夫
譯使一官所以通華夷之情一使內應不
相司不虞一使四夷不生邊釁似緩實急似
輕實重也與其詳譯於朝何如分譯於邊
不令之入更爲不擾乎

文皇帝設四夷館爲八日西天日韃靼日回回
日女直日高昌日西番日緬甸日百夷初
以舉人爲之必通譯書後擇俊民專習就
試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其選重其慮

遠而柔遠之禮節則又非一譯使所能與
者其世一至不令頻至以擾民其貢有年
限貢使有定數貢物不珍異不令踰額以
擾民近議至邊邊吏留寓代奏禮待使還
不煩進京更爲簡便
朝廷壹意內修不疲中國以事遠交此則片言
居要已

語征討綏和之義　征討綏和兩論非一
論征討舜征及南苗矣而數苗之罪第責

其侮慢自賢棄賢用佞不保民不畏天未及疆埸也殷高宗伐西南鬼方矣易既濟九三曰三年克之孔子直謂之憊憊則疲民有深戒也周宣王伐北玁狁以六月典師詩人謂匪茹整居謂孔熾用急然亦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已不窮追也召穆公奉命伐淮南夷矣江漢詩人第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時靡有爭匪疚匪棘而已爲四方民也趙充國之因先零也以久屯裴

度之平淮西也以立斷虞允文之敗金兵也以忠鼓此征討之善者陳湯以烏合策烏孫楊榮以使至策寧夏彭時以入山策西土馬文升以乏水策土魯番王璽以守嚴策花馬池虜此不煩征討足以安人心者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有晁錯之告漢文宋意之告漢章者在何復有漢和之聽竇憲空盡天下為南單于失信于北單于也有宋君臣之聽蒙古愚合兵攻金金亾宋

與俱亾也其請兵突厥以得中國借名回紇以復兩京召掠縱戮中國大害夫非唐高祖父子大失乎其浮海救東甌反聽内徙處之江淮發兵救南越反迎降虜徙爲屬國增民大患又非漢武大失乎征討之宜慎義足鏡巳綏和第羈縻之一術原非久長之至計魏絳以五利言于晉尤不欲君之恃此而願思其終也况奄有四海可與夷虜講和乎可如劉敬之和親歲輸金

緡乎董仲舒儒者亦主利議以厚利啗之質愛子以累之班固謂之媮特一時宜也韓安國勸武帝許和宣帝時反受匈奴害蕭望之勸宣帝弔問班彪勸光武羈縻均不免媮取也其班超之語任尚李繼捧之告太宗梁適之告仁宗是羈縻之庶幾者李德裕之受降似優於牛相之反降異慘然李後之救亦未為大得也范仲淹以和好為權宜攻守為實事洵是長策以焚書

議斬則宋相之過也高宗孝宗不宜和而和寧宗理宗不宜兵而兵皆失也班固曰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和親又慮卑下征伐尤貴威服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此亦馭夷之大略乎馭之機宜更有出于征討綏和之外者得其款服未足喜第以荒忽之意羈縻之如李大亮褚遂良之策唐夷其自立君長求內屬者豈曰不受第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施虛惠收實

利而已豈如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
處之塞内諸郡後爲民患如晉之五胡亂
華聞徙戎之䟽論而不能從李靖之輕許
交阯助封儂智高假外兵以除内寇均爲
失策耶當如宋之處交趾初封黎氏不問
所自嗣封奪國李氏亦不問所自此爲不
治之治若來而不受不受而不討則左於
用威若初不討黎後討及李則偏於用法
非所以爲治也隣夷内地未可棄漢欲棄

涼州虞詡力言三不可棄第宜以勸厲答
其忠勤以拘致防其和計張禹善之洵然
夷有糾合未可許當思趙充國言夷狄之
勢分則中國之威振匈奴之盛以分兩單
于而弱突厥之盛以分兩可汗而亡元昊
方盛以吐蕃互角而殺當元昊方死主少
國疑時不以擕而以封是謂一左當吳買
乞立粘罕二酋分執國柄時不以間而以
安是又一左黃淮燭阿魯台之遣使約款

請部署女直吐蕃也謂之狼子野心寧使
各自爲類則易制決不可使併爲一勢大
難圖宜
文皇喜曰此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巳夷有請乞
未可許如呼韓請罷保塞於漢侯應策其
不可信朝議是之黠戛求六州降户併穀
種鐵器於唐李嶠争弗與與之長驕吐蕃請
和會盟於唐李晟柳渾慮刼輕信刼聞我
朝得倪岳疏止撤馬貢獅劉大夏不收朝鮮貢

道姚夔故殺畋路使宴韓文不答西域王稱不許進貢多人皆所以全吾中國也虜使有請未可許如無端請降谷永力阻弗受詐果立見請觀太廟樂孫沔禮折不許計果立止入賀路要虜允文請入徐責僄果立謝此亦所以全吾中國也得夷人所愛未可輕殺當如後唐明宗之得契丹酋長惕隱也赦而官之使彼屢求我得以是制之權常在我不聽諸將誅絕虜望之請

是謂善馭中國能人未可輕遣當如曹操之戒安平太守愼勿遣人往防有所教能爲吾害太守不悟誤遣范陵果教羌請爲屬國都尉漢之中行說韓琮唐之袁猝反爲虜用遂至吐蕃回紇兩運並强文物典章與中國抗契丹得一韓延爲築城郭田得一盧文進爲鄉導入寇元昊得張吳二生爲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元人得劉整呂文煥爲鄉導渡江皆范陵之類中國步背

操之識也朱熹又曰今日之憂不在邊境而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丘濬曰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如環無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此運用一心之妙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不先外而後内也

語修攘制御之策　是詩序所謂文武以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所謂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者鼂錯談兵最詳重卒習勒將省兵以兼用漢胡長技爲萬全之術梁裔言用中國之長以避夷狄之長陸贄言用我長以制彼短用我易以敵彼難田錫欲動靜中節勿尚小功務三農業積十年儲吳育言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變此可備外攘之用者唐太宗不欲乘民饑之間兵擊頡利必待

有罪然後行討從大亮言罷賑突厥不援

本根以益枝葉張齊賢曰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

內也夷狄外也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

者蘇軾三喻萬全之兵不欲以用兵之故

傷國元氣此可佐內修之謨者丘濬當巳

巳變後重爲邊防慮請時常教閱外專教

射定賞於兵部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

歲遣一員周巡九邊行察復

命吏會議施行川廣雲貴三年一行以此爲
四目四聰之助又創己巳焚棄芻豆之失
請築鄭村一城圍護積聚就將騰驤等四
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
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芻牧又請叅築
京師外城以備萬一嘉靖庚戌之變幸而虜
退猶不知備河套議復反以被戮忠順款
後宣大弛備積弛而有瀋遼之失退守寧
遠日講恢復反釀兵變與宣大之捕警永

寧之敖警會日索餉銀日憂外解而黔省兵

黔餉交憂者慮閩寇陝寇相仍莫支似於

外攘莫知爲計若舍此而急內修則於古

人所謂內修一舉而外攘可兼者又未卜

若何措手

聖王召對焦勞萬千胡無一臣能出一萬全議

耶輕重緩急之間微臣願於此乎亟籌之

師老財匱前人已誤至極髮引千鈞矣後

人尚堪再誤耶

語守邊固圉之略　此舍戰之難者不言專言守固也月令孟冬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此九命兼中外而言所以防盜賊之竊發夷狄之侵陵其至嚴至密爲先事之備無後患之悔有如此也周王命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不先攻戰之意於此可見先修內治之道亦於此可見楚城一郢沈伊戍病之病不憂民而以此

禦寇非道也秦築長城史氏譏之議不內
修而倚此禦夷非策也秦取高闕歷代因
之設城屯戍漢建塞徼起亭隧後人因之
有營堡墩臺有烟火信礮礌石是謂斥候
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又如北魏
高閭表長城有五利罷遊防苦一免放牧
抄掠患二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息無時
備四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范仲淹之待
西夏合和守攻備四策而操縱在握張亢

之議邊事憂有五弊在兵無節制無竒正無應援王將不一兵分勢弱合此利弊以籌屯戍乃爲得之衛青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王霸之治飛狐道張仁愿之築三受降城以禦突厥想洞悉諸利弊也石晉割幽薊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此爲自徹籓籬之始契丹又自取營平二州通計十八州宋不能復遂以白溝爲界終受逼害此爲宋失關隘之由戍守邊計可少忽哉丘

滲爲我
朝守邊計者有七一計多培木植以爍代薪二
計嚴防虜南紫荊宜守三計戍邊將士彼
此相守四計整脩臺城緩急可恃五計河
套鎮守不失沃土六計山後加築厚五邑藩
籬七計移易大寧防護
陵
京惜言不見採已有河套之失況在今日憂
危更甚耶

皇上爲近邊計宜必有以先此矣
語列屯遣戍之制　說在采薇之遣戍役
必念其苦出車之勞還帥必嘉其功杕杜
之勞歸士必恤其私也秦之戍役不免苛
刻遂迫而爲盜秦立以亾漢募民徙塞下
初尚惠恤後罪謫戍虛急調京兵毒害不
小唐設立節度使方鎮之兵日强陸贄詳
鍊兵必便於人情宋太祖深知邊兵之苦
口糧薪水銀鞋特爲加優丘濬五議一行

漢過更法邊兵許代主於得人二行漢召
募法募有諸優願替者聽三因荒收兵卽
以所收實各邊戍四慎邊京軍縱有奏請
止於先聲五省變倖賞賜異端崇奉優待
邊軍此於屯戍宜有裨也今可採而行之
否

語四方夷落之情　是周禮職方圖中所
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必欲周
知其利害也王制所謂中國戎狄五方民

性不可推移也無論外夷不同於中夏即五方之夷其性不同其俗不同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辯利害不可以不知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隨機而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此亦馭夷之要法止其所而不爲疆埸之害是乃所以治不深求也臣伏讀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訓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爲家訓者也

北狄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嗣有烏桓有鮮卑後魏有蠕蠕唐初有突厥五代有契丹石敬塘以山前山後十六州與之始據中國立城郭害北宋別部小者曰蒙古曰女直女直强侵中國冬地蒙古遂混一南北目中遂輕中國

太祖初逐胡元都金陵視北狄尚遠於營州等衛設大寧都司封寧王鎮守與遼東宣府

並爲外邊又命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徙寧王于江西散諸衛于順天境內而以大寧全地與之卽朶顔泰寧福餘三衛也邊人謂外邊山險東西千里南北倍之山外江險輕棄失險遼宣援絕伏後來禍

成祖都金臺視北狄最近所封順寧王和寧王屢叛親征始平乃立脫脫不花爲王居漠

北遼東薊州宣府大同逼近北京遂爲四邊居庸紫荊倒馬三關鼎立其中西北隸山西有鴈門寧武偏頭三關西隸陝西有三邊四鎮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不獨防虜兼防西域羌戎九邊六關並稱要害正統間西失東勝退守河套己巳之變三衛爲也先鄉導王振蠱

上親征北狩報至景泰定辟脫脫不花又犯遼東海西建夷犇起數年弗靖重以太監汪

直之後巡撫陳鉞之毒遼左大苦後也先
爲哈剌所殺諸夷自相屠戮始息比警戌
化初建夷董山大亂七年虜酋火篩入套
止有項忠擒獲滿四功粗足紀弘治中哈
密失守于土魯番莫知所復十三年火篩
入套住牧耕地此失正德中土魯番有犯
肅之禍嘉靖以來榆林餓莩數萬言之寒
心大同兵變者二殺官非一以不善處而
受苦虜入賂移犯京窩結又壞于總兵仇

鑾之手死臬安贖虜酋吉囊既占河套又由偏頭入寇太原大掠而去踰年又由此入直抵平定州殺擄極慘土魯番弗寧巴據哈密而不可復與不可棄兩持莫決閉關與開關亦無定論糧儲空虛以葉淇改鹽商本色而壞田荒米貴年例折銀多歸邊官議復亦莫之決吉囊深入固原擒斬功聞失亦不少隆慶末虜酋俺答款塞行王崇古議封爲順義王三娘子爲順義夫

入邊備此疏萬曆中寧夏兵變党撫自取
後又虜入據城灌水戰退所傷已多方輕
用播兵所費不貲又輕救朝鮮此費彼凋
二漏之彼盧受貪互市利激成奴酋之釁
瀋陽開鐵遼城廣寧相繼而失李楊始禍
議兇莫決袁熊二死大有可議王獄思出
更駭人心師老財匱與黔師會毛島虛聲
費擲空嗟叢脞
上憂兵部緊議此乾坤何等時耶語邊備有外

闕有內營有外小邊內大邊兩不可闕亦不可頗工有壕有塹有墩有堡兩不可踈亦不可太密語邊兵有衛軍有主兵有客兵客兵不可輕調主兵不可無恤衛軍不可計逃榆林義勇尤不可無恤語糧儲屯田當開營田尤當開寧夏之水田宜廣倉儲榆林之貧困更宜實儲本色各儲均宜近倉便支于謙議馭夷之道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寬恕來則必拒去則不追任彼自

詐我惟一誠魏煥議馭悍兵先選先鋒取

赴軍門施不測恩結為心腹則衆判自定

王瓊議諸夷桀驁難制成化以來議當勦

者恒以姑息從賊為害論當撫者又以貪

功啓釁為非然其機繫於本兵必欲視順

逆之勢得勦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

矣李承勛曰殘破之餘招來固難撫處尤

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撫處則招來之人

又將散而之四方矣史道議劉現長於招懷

短於撫御臣以爲不然現人臣耳撫御之
策非遇明主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興之
聖而後能成勞來還定安集之功此四議
者不獨一邊爲然是九邊所宜通行者也
臣又讀遼紳賀欽議曰往年東人屢欲展
遼東省奪三岔河之北老虎林謂其地沃
饒耳自廣寧至開原甚遠雖賢明重臣亦
往往惑之嘆曰今視
祖宗時强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廪空乏之守其見

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之事以殘吾邊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詘舉羸尫古人之所深忌者也欽以理學實行爲遼人素所敬信者此言豈無見而狹地不思所以開拓乎夫亦重創邊人之不可殘邊功之不可喜中國之財力不可竭而又竭故爲是愛養元氣之說以感悟當日

主臣耳臣欲今日
主臣四照而熟籌之未敢詳爲之說也
西戎即西羌出自三苗凡百餘種所居無常
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産牧爲業氏族無定
不立君臣强自雄長弱則附人更相抄掠
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於山谷短於
平地不得持久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
病終爲不祥甚耐寒暑性同禽獸夏殷有
征太王避之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

野穆王西征犬戎幽王被弑于酈山戎遂
逼夏晉滅酈戎遷陸渾戎秦穆公得戎人
由余遂霸西戎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義渠
强盛昭王滅之蒙恬逐出漢初微弱宣帝
時寇金城趙充國屯田招降之置屬國以
處之光武初寇馬援討降之閉關謝西域
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唐初吐蕃始興
爲唐將屢破在宋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
龜兹諸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
于闐諸處聖人詳内略外隨其俗而處之
不必如漢之遣使稱臣設都護置質子通
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班固所謂得
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斯言盡之矣今哈
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
中國之邊境
國初立衛聽貢薄於北虜不可槩外之使爲虜
用是亦漢人斷匈奴右臂不使得以通羌

之一策也吐蕃北起陝西之河湟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初分立司衛所羈之化外歲通朝貢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内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種落久已内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頑獷頻鬨所以邊絶之者區處未得其宜由地瘠人貧性躁

無常也然亦惟僧可諭如建一大剎擇蕃僧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印誥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遣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遇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刼掠之患矣近以遼左遠調蜀兵大是無識奢酋兵反撫道郡縣傾刻斃命屠城圍城大煩兵餉首惡逃匿至今遺恨此又中國之自失自招大爲可慨

者

西南夷在漢時已入中國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爲雲南府命黔國公世守之而楚雄臨安大理附焉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併隷爲西南夷西接吐蕃南際交趾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宣慰司凡七皆百夷之地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

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地皆㸑夷所居雲南係禹貢梁州界井鬼分野楚號滇國南以元江爲關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西以永昌爲關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葢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今惟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

騰衝命將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蘇轍曰通關市幾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侻結攻剌哉此馭蠻夷之上策也

又羅施鬼國漢屬牂牁郡禹貢荆梁南境參井分野蓋孔明擒孟獲仍委以地所也前

人知不可用兵久矣

國初設貴州宣慰司安氏世襲阻山距江滇南門户播州宣慰司當楊輝奪嫡分土時被巡撫張瓚狥私曲法釀禍興兵至楊應龍時流官媾釁募坐逆大勳費財殲酋分平越府隸貴州遵義府隸四川曾幾何時巡撫失機貓亂不已黔道不通年用兵勦巡撫無策兩載大疲死踰十萬地方凋殘安邦彥又以反聞圍黔城者九月饑死什九幸

解圍城撫按各官俱得生還死擄遷之慘曾
誰痛念數載用兵桀驁如故田汝成志曰
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
萬一衝決雲南非所有也今其言驗矣諸
官死戮根愈深怨愈結而彥酋之等據無
計可敵黔城之空諸路之阻不知何日能
結此勦局也嗚呼以一酋之故而害黔害
滇害蜀害楚借及南京第誘之天末兵部
不晝一長策乎矧東北西南並憂兵餉佳

勞

聖主國無謀臣 臣備兵茲土稔知顛末痛心於

茲恨滿腔莫控矣

南蠻古曰南越又謂百粵南越與北胡異北

胡居邊塞外不能輕入惟越地種類實多

雜居中國其甌越閩越東越於越久入中

國無論論南越西連湖湘直抵滇貴兩廣

郡邑錯列山嶺與蠻夷雜居時或竊發難

於備禦東有生黎熟黎西有生徭熟徭曰

獞人款人曰伶人曰獠人皆獷悍之名曰
溪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衣服
言語與中國不同情性寬柔與良民無異
按
皇明祖訓安南直臘暹邏占城蘇門答剌西洋
爪哇彭亨花三佛齊浡泥諸國俱許朝貢
內帶行商多行譎詐則暫却之其後輒通
又按
大明會典凡安南滿剌加諸國來

朝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見今
設有市舶提舉司及
勑内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往迎來貿遷有
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
佛郎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布政吳廷舉
不考
成憲許其
朝貢爲之奏
聞後撫按章聞誅其首惡驅逐餘黨有司槩

將安南諸蕃船盡行阻絶盡往閩漳廣貿易
此息議者謂之因噎廢食後復請復開洵得
王者無外之道至于賊徒頻發設兩廣總
制防禦兵力多藉廣西狼兵錢糧藉廣東
鹽課彼此相資利害相關張輔兵擒安南
逆賊獻俘示警余子俊議土兵勦賊用土
官黃㺬岑英王守仁勅撫田州岑猛待以
不死後討斷藤峽羣賊捷音
上聞亦資土目盧蘇王受力待以不死後果釀

禍追議者多有罪者必刑犯令者必遣事故者不補則其勢日孤其心自眼此處土官之良法載在嶺南客對者可考而鏡也田汝成論土司田州斷藤峽外又有龍州憑祥州思南府三論大都以詳內略外為正以章賂敗類避嫌徼名恩威並爽長傲誨侮為諸臣羞其細酌夷情陳善後七策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挺四曰改州治

以建屯所五曰清狠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権商稅以資公費又以藤峽府江相爲表裏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述在内曰姦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姦以刑治内詳而治外略爲馭寇之首策此後人所宜加詳者其廣東瀕夷之據有香山要害築城成聚也務議患之近嚴諭毁城則遂如命曾弗之抗豈上官之力能制乎抑亦彼夷之久安自全耶思患豫

防則又不可不密者

東南夷日本琉球最著日本古倭奴

國初出沒寇海指揮翁德戰有功立進官遣捕倭已寇海鹽澉浦溫州又寇福建海上郡已又寇登萊膠然亦時時遣使貢貢或無表文即有表不恪坐與逆相胡惟庸通顯絕之具著于　祖訓

太祖諭湯和防倭

成祖賜誥印封爲日本國王給勘合百道令十

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
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論然倭時時
掠海上不爲止久之左都督劉江大破之
望海堝乃戢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民大
創下防倭令而邊嚴嘉靖初貢使相挺起
爲變
詔諭乃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
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
爲亂稱船王時中國方困胡議賜日本勅

許貢付朝鮮琉球國傳致之禮尚書歐陽
德以非 祖制諫止遣工侍郎趙文華出
禱海神且視師殺提督兵尚書經巡撫都
御史天寵而亂愈盛熾舟出括官庫讐歛
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煩敝而中國
盜大起後參政譚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
劉顯競忠力自奮而靖其胡宗愈數載弗
寧之罪追論令人有深憾焉倭甫靖而琉
球遣使入貢因送還漂流人口降

旨褒賜譚綸疏善後六事一議將無偏寄戚

繼光二議兵欲練民壯三議食欲免遠追

四議寛海禁五言設縣治六言處有司疏

入行無實用萬曆中倭侵朝鮮勢甚猖獗

朝議救援遂命經畧總兵渡海防禦大費帑

銀騷擾朝鮮以冦首殲而輟人議輕行則

政府本兵與有責焉

東夷即高麗其先爲朝鮮國周箕子所封至

晋始爲高麗唐止一國五代後乃并三韓

百濟而一之後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
本朝遣賀命封高麗王又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曰朝鮮其國頗尚禮義安分守天性柔
順異于三方之外　朝貢不廢得以小事
大之道成化末請改貢道職方劉大夏持
議　祖宗迂回貢道良有深意不從其請
人服卓識萬曆中援兵擾甚怨悔莫追以
不講武而受倭虜尚不之講近又爲奴酋
所戕毛帥駐師不能自衛何以衛之而殺

國王以得國之罪不問非法特封謂何政府禮部不得辭其責矣

語刼誘窮黷之失　責在中國之至誠不以詐勝詐自處於刼誘也在以師之執禽爲法復之行師爲戒無自陷於窮黷也漢武帝聽王恢議誘擊匈奴韓安國諫曰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巳私怒傷天下之公敗悔何及唐太宗怒高麗絶入朝路踰海遠征褚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

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物也無功何
追段熲秉虛擊羌深入倖勝何裨漢靈徒
損守國之信義裴矩勝討高麗激民爲盜
隋煬以亾大傷中國之威重馬燧輕信吐
蕃結盟渝盟德宗始悟莫追李晟之忠言
蘇轍曰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
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
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

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芘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訝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

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中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知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轍此言大似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非獨哲宗所宜信也何又有開邊之蔡京誘王江酋使納土興師四年一死亾無算耶春秋昭公十有二年晉伐鮮虞

是鮮虞無可伐之罪而晉輕伐之春秋所必譏者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以此責州吁謂之亂成其實弑君之賊不戢自焚戢亦焚耳國家之戢必端其本乎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謂之道即於好還有戒又戒荊棘於師處之日戒凶年於大軍之後是有道所重創也李克以數戰數

勝爲吳之所以亡詰之則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此好戰窮兵之毒驕主類然果宜痛懲者漢武窮黷之後又有宣帝欲擊匈奴魏相諫曰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灾害之變因此以生欲報纖芥之忿於遠夷不知憂在蕭墻之内靈帝欲破鮮卑蔡邕議曰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

縣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
河以别內外苟無屬國內侮之患則可矣
豈與蟲蝗之虜較往來之數哉後敗莫追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懐生畏死蠢動之大
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昔之聖王知之
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與人同
其安而公私之利兩全修近以來遠簡身
而率人如或峻威是臨忿心是肆視人如
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鋒

鋒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宋司馬光言于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户抄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

冠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沃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又曰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與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不可

不察也贊光二言洞燭窮黷之失者胡後又有徽宗之金事開邊以宦官預軍政耶又有元世祖之利諸夷所有頻師黷國耶夫以刼誘之失既如彼窮黷之失又如此前車即後車之鑑明主四照可無覺與

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十八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二

成功化

帝王治平之要必蘄功化之成功化之成其孔子所謂三年有成乎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仁乃謂之成曰有成是有成之意也成於此樹其基也成則聖神功化之極苟矜無此期待至末路而始責成焉是猶

行今日之
帝都當發軔之初而不北其轅計之左者也請
極言而極思之　易乾元亨利貞此以乾
之六畫皆陽爲天道之極以乾之陽氣自
下而上分限節度有元亨利貞四象爲乾
道之極設此四象以待實用則在天春夏
秋冬四時在物生長遂成四氣在人性仁
義禮智四德在人事始通宜終四行合極
不言其實不極不乾不乾不元亨利貞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孔子釋天之乾自下而上內而外以大贊全體之乾以資始統天之元雲下行雨上施品物流形之亨贊乾元亨之大以乾道變漸而化各正性命之利保合太和之貞贊乾利貞之大此以生長遂成言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之極也又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此孔子釋聖人用乾則自上而下外而內言剛大聖人明終貞始元之道得時妙用以六位爲六龍時成乃乘時乘乃御天不在天而在吾握以五之一位大德首出五爻庶物之上而萬國之生長遂成此御無首出之御不見聖人之時無聖人之時成時乘不見聖人之大明所以大明明此終始不止明始也此見聖人不可無天之元亨利貞天亦不可無聖人

之貞元亨利相須爲用而聖人天道之極
卽于此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
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釋人之四德一理而四名善嘉義事可
相因言長會和幹亦相因言分之四德合
之一天理之極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貞此釋君子有此四德全在體嘉利貞本

體中含蓄長合和幹四大用此資深之體莫非乾體也左言君子有乾之四德若不實見諸行何以徵其有惟實行此四德故言乾之元亨利貞親切有味所謂善言德行也此逢原之用莫非乾用體用一乾是君子之人極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

其類也此述同類相感六語比萬物之覩以聖人之作又以本上五下二兩大人同類相親故利見各從同中有異合中有親贊五位之龍德得民得賢有此皇極也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釋乾之大大以九五九五之大有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七極從自強不息中來也七極以剛健中正四極爲要四極以剛健二極爲要二極尤以剛爲要君德之極也又曰夫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釋九二大人無私與道爲體居天道未動之先默契弗違居天道幾動之後時行若奉天無形且不違明人幽鬼神皆寓形兩間後天之迹也其不違可知此以九二大人之德爲九五大人所利見同德相應所以爲乾之極也觀之彖

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以上兩剛之大觀下三柔是謂大觀在上德坤順巽入下三柔順六四之巽九五居上卦中剛居陽爲正以觀四柔在天位之下兩剛象兩手盥不遽舉柔而進于五二剛大有顒三柔咸順于下四始孚三柔王觀既而皇孚終以三柔同順是觀

本陰消陽之卦聖人不言消而言化惟五中正以觀故也天神兩剛之道以觀而四時以之不忒所以不忒四時不知天道之神也五位聖人得天之神道以設教天下一觀應捷影響所以服天下不知聖道之神也中正之神非虛誕之神此神道之所以爲極道賁文言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賁小卦以陰陽間雜成天文人文文莫大焉以非常之觀

觀天文察四時之變觀人文教化成乎天下一觀而天人之文此該文在中也而德實爲之本已恒之文言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久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以初四爲恒之主三不爲間曰月得天之久而能照四時得變化之久而能成歲六五聖人以此久道而成化于天下觀此恒久一道而天地萬物之情可於

此見此恒久之道莫非正也說卦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以先天太極爲天下之理以乾知之易主坤能之簡諸才智技能所不能侵奪分毫天下之理此得天下之理得即成人之位于此理得之中可與天地並此太極之理非德業合一之賢未易得也又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

之謂盛德此以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地者言天道不可以仁智名而知始之知常顯諸仁作成之能常藏諸用顯鼓萬物之出用中體具藏鼓萬物之入體中用涵並妙無心與聖人有心之憂大不相同此天地盛德大業之至極未易名狀亦不容易執自秋至冬無所不藏曰富有自春至夏無所不長曰日新富有之能簡日新之知易天地之盛德大業此爲至極也書堯典曰

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紀帝堯之盛德大
業可同天地之至眞氏載此於衍義之首
見帝王爲治之初不可無此極思丘濬載
此於功化之成見帝王治平之極可符初
念也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禹贊帝堯之至德聖神文武之兼全莫
非自欽明中來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
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
鳥獸魚鼈咸若此伊尹追思夏禹之至德
以勗太甲方懋正德之至罔有以下即天
地位萬化育功化之極也洪範初一曰五
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無
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
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已詳於首茲復述於
末見治世之大經大法始此念終亦此念
未有能越于九疇皇極之外而別爲治術
者春秋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每年必書

公羊氏曰大一統也何休言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云政教之始統始也事必謹始而後有終子思中庸言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朱熹解以爲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可見成周盛時之車軌文倫至春秋之時猶一無二是一統之有終也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進賢與能講信

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此追思上古大同之治使天下無一人不得其所各止其所方謂大同大同方是極治也又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

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法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此追思上古大順之治成已成物無一不閑於聖學之中閑於聖學方謂大順大順方是極治也又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

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此極言大順之應必本之先王修禮以達義見天人之理一人道盡而天道亦盡矣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此以本末兼該始終相成爲王者之道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

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此言帝堯繼天之統故準天以爲治民無能名之中僅有成功文章之巍煥以此爲君道之大可與合聖神文武爲帝德廣運者參看堯之所以如天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此見聖德篤恭爲致治之要全主聖心言言恭已不離一心君心無可名狀故云

無爲與無能名同一神妙舜之所以紹堯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仁便是至極便是太和元氣流行無間如春氣象不足以盡之堯後有舜文武後有成康必世後能王道無近功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只修己以敬一言而君子之道業已舉其大全盡美

盡善無復可益者兩間兩寬言之仍不越巳處著精神猶病病此巳難修到故學無止息安人安百姓莫非修巳實功敬修之極洵難言也曾子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文巳詳於帝

王爲治之序茲復兩言之盖原學之所以始即以至善爲止是始與終一也茲要化之所以終仍如始之所期是終與始符也

又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此賢親樂利莫非天理之極賢賢親親樂樂利利論當然天理不論係戀私情方是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此謂皇極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以治國爲
平天下第一義以身教爲治國第一義身
教有以化之第二義方說絜矩有以處之
王道純粹不爲國人興化而後孝弟慈亦
不爲人心均齊方正而後絜矩絜矩原從
知止說來矩者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君
子只在道理上做工夫不在人情上起意
念即此是皇極也又曰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言上下卽君臣前後卽父子左右卽兄弟朋友六個毋字自心見以爲當然而不容已別無計較別無陪奉人情牽已從人的心亦別無湊成方正意思故以道言人平繇政平政平繇心平平猶權衡然絜矩全是個仁不待民叩發巳區畫仁人

本心固自如此是謂皇極也子思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以中爲天下大本只致中便自致和只致中和而天地此位只天地位而萬物此育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可置身心於天地萬物中亦可置天地萬物於身心中此天下公共理非萬物育不顯天地位非天地位不顯致中和非致和不顯致中非致中不顯未發非未發不顯天命之性語聖神

功化之極必以未發之中爲極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以參天地之極功本之盡已性以盡已性之極功本之天下至誠不誠不能知性不至誠不能盡性三盡統是一盡三能統是一能非有多岐可以二字絶妙至誠做出事業尚

是什一未做出底猶若什九不可名狀故曰可以合猶病來想方知此可以趣味天地合言大有意義贊是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說非助也參是用不在天不在地在天地中之至誠卽此是參卽此是中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於形著明動變之極處說個化字不是天下化我是我之變物處無復可見之迹此無迹可見之化非天下至誠決不能也又曰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此言前知知在吉凶之前卽從人事中實實窺破毫忽不爽非貴此前知專主於心故曰可以倂默自幹旋之妙不以語人總是知來於微與鬼神同一機緘故曰如神以如狀神極言前知之妙人不可知也旣言能化又言如神此化此神非至誠不能又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又以高明爲化神之

極從博厚中釀博厚從徵釀徵從久釀久
從無息釀無息從至誠釀不誠多息不至
誠猶有時息知無息之神機方知至誠之
神理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
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贊至誠之所能至大至敦所經綸乃天
下大經大經從大本中出立其體經綸其

用也尤曰知天地化育愈推入愈精微敦此敦也焉有所倚合上三者言不倚經綸而總立本知化不倚知化而總經綸立本敦此敦也肫肫其仁十二字亦合併不分屬狀此敦也敦斯固固斯達天德中妙理惟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始能知之不固則不達不達則不知此敦化之大德至誠與天地爲一也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

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言天下至聖卽天下至誠無二至也爲能貫下五德五德各析爲四五言足以有

俱就心體包藴無窮處言溥博淵泉合言
是充積於中而時出之亦狀溥博淵泉之
妙曰出以時則非時不出可知如天如淵
贊充積到家見言行感中有莫不敬信說
之應當可之時即于此見敬信說之至便
有聲名聲名之洋溢便有施及施及之至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非天下至聖不能有
此時出其出中之所以不出仍溥博仍淵
泉人不能盡窺也若局說小德川流則分

殊中理一之妙有所不知併分殊二字亦失之矣末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此併敬意不顯方是篤恭方是闇然之敬天下平在篤恭中平亦是闇然之平闇然之平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一般闇然之敬與仁淵天之焉倚一般均是至誠至聖也此天下平與大學天下平一理孟子亦兩言之一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一曰道在邇而

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言天下以修身而平與大學豈不一意而所以齊家所以治國之理已不言而該言天下以人人親親長長而平則又從修身之親親長長中說家國之人人莫不感化莫不與起而平均此守約施博均此至誠也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重誠之至言誠不至畢中寒傳中咻杯水之仁偃苗之義不可無鑒也

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
賊其民者也此至字從至誠說來君臣為
人倫之綱故專言之其實君盡君道尤為
臣之倡只為臣不如舜遂名慢君君不如
堯遂名賊民道之不盡害乃至此然則道
可弗盡乎弗盡道可云人倫之至乎人倫

不至可云至誠乎不是至誠一失百失無曰中庸所言至誠之諸能是天下之絕德不可企而及尚有騎墻一路可容人之中立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理昭然宜竦思巳孟子又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化此神卽道之流此道之流上下罔間與天地同有大參贊非僅小補者此惟以德行仁者以力假仁者能之亦惟以善養人

非以善服人者能之尤本中庸之神化以言此神化方信王道之至也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以人不見其大而言聖以聖不可知而言神則又從禹謨之乃聖乃神說來其實化神之别名語及化神一天下至誠與中庸所言一也周敦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

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程頤曰言道便以學爲至言人便以聖爲至曰以聖人之訓爲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張載

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朱熹曰今之論爲治者則曰不必欲如堯舜三代只恁他做天下也治論爲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曰但論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塲中比並較量見有所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

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合觀四儒所言則為治與為學必欲求至其極此理最明當為治之初即求如堯舜三代之至治不可如漢唐宋之夾雜此理亦最明若從初來治日閱章奏親講讀時歷召對顧於治道之孰本孰末孰先孰後孰緩孰急孰至孰不至思之有所弗辨之有所弗明竊恐精神徒憊而治化日遠愚臣所望於

聖明者大不其然大不其然

聖門者大不其然大不其然

問署蔡輸

太僕寺添註少卿臣劉洪謨進

志興

生身爲人何以與天地並立人並天地何以遂彌三才且賛化育人須日常黙地自思人性皆善我獨何故不能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我獨何故不可必爲人須日常黙地自問自思自問知耻知愧憤發勇躍志從此興志公意私志剛意柔志陽意陰此志陽剛便禀乎乾此陽剛之

志尤禀乾之專一非陽剛之專一决無此志非陽剛專一之志决無此興志興則必立立則不可奪不可奪則遠大遠大則志於道德下視功名富貴然止依傍道德之藩半上半下此心安慊志立必學志學必道志道必仁言仁必聖言聖必天言天必欲與之合一不是空談取法乎上做來做去僅得乎中若不法天不欲與天合一只此悠悠汎汎心腸脚跟站立不定東倒西歪不知所終何以爲人蚤作夜思必欲與天爲

一一立立定終身不改此心卽是天心此品格卽是配天品格立志此立方是遠大方是專一陽剛志與而立則志從此持持志須是無欲然無欲未易遽言須是居敬敬則一心照管自家邪應閑則閑慾應寡則寡動靜內外各歸于正務使吾陽剛之志執定不移可與天對却又不是局定把捉死死黒黒心是活物活活動天趣日常檢點日常快樂卽此是主一妙用主一是操操便是持志與而立則志從此辨學記言辨志

辨卽旅獒玩物喪志志以道寧二語夫棄正狎邪卽是陰濁其爲玩物固不待言若耽情訓詁係心記誦吟詩作文工字繪畫以此爲惜日之資反之身心本領絕不相涉此玩此喪亦非所以事天事天須識天理天理最難體認不在心知內索不在人情上討不在人事外尋有物必有則亭亭當當天然不易之正理隨處呈露心感心應時認得一定方於吾心正大光明之體毫無所累此志始寧持志辨志交養互發勘破

立志只此兩端則與立中肫肫懇到有事勿亡謂之篤志念天理流行眞實無妄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有實心方與實理相符實心只是着實爲巳着實爲巳決然見得此理未嘗相離不可相捨便自然着做不能自巳若不着實爲巳雖做得驚天動地事業亦不關巳若不關巳只是將身掛在義理邊頭虛假之虛與太虛之虛絶不相肖就是誠實亦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合

當誠實本體元自如此篤志若是方是至誠方是乾健興立中畢遜虛已勿正勿助謂之遜志遜志之說本諸說命學必遜志必如坤之效法乎乾畢畢而崇崇不敢師心必師古師古必畏聖言不獨聖言亦畏人言不獨畏人日親天必畏天畏天即畏天命念念顧諟天命非天有口有言即吾心不自欺之天凡吾日常對已對人處不挾已勢不挾已見皆所以畏天皆所以遜吾志只是先難先事以獲得爲後常恐計較獲得

此心小差則體失其正便與從容不迫之天道大不相似惟立志而持志辨志自不容已持志辨志則篤志遜志自不能志合此五目均以志興提其綱總惟滿吾志之分量與宇宙中天地人物公共之天理相湊泊而已與天理相湊泊方是本天在情欲上周旋却是本心本天者公故曰志公本心者私故曰意私志公故陽剛意私故陰柔陰柔者仆陽剛者興興從自思自問中卽生生不已小學此志興大學亦此志興致

身爲臣此志與身肩宗社亦此志與念此各宜
汗竦

學則

有天則斯有人則有人則必有學則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一本而萬殊體用不相離萬殊而一統顯微無少間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自然而然易知易行是爲大中至正之則天下古今所公共不屬他人亦不屬自己不容一意見爭得分毫來亦不容一意見減得分毫去卽此之謂天則人在萬物中止是一物若欲與此道爲一不公吾心以與之符少容已私𠫵與其間卽違

天則若無私心尤須當理理必至當無增無減故人欲為學學先致知致知必窮此理自倫理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不善則違無毫髮之累專言格物不是外求以理散見庶物最為切實格則通徹極至有本有驗及身以求必究本末是非之極摯專言擇善善即誠之散見於物者擇即格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各斬表裏必盡不是分布強擬蓋上有源頭下有歸着者

此源頭歸着須明四目達四聰理見于日用隨事稱量理散于諸書不讀墻面讀欲勤苦欲專一欲熟讀精思欲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四書五經循序而進大儒語錄仍容參稽總以一天人觀聖賢辨異端爲要歸一則知天理人欲之所以異所爭不遠知天道人道之所以同只在此心知天人本同而末異只是人心不如天心知天人始異而終同只是人心恰如天心觀則觀其心與理一不是以心處理觀其萬善皆備不

是偏主一理觀其正大光明不是巧曲瞻顧觀其巧工不及化工心粗不及心精辨則辨其此義彼利此實彼虛此知行合一彼知行兩截此明倫至教彼亂倫大罪此愈說愈弘彼愈說愈遁彼溺佛老尚高彼流管商更卑功利中人流入膏肓認賊作子指鐵爲金尤爲世害辨之須嚴一則極一觀則極觀辨則極辨此窮理至當處無私之心所不容不符者知得此理明便着實在此理上行不必思前算後計較商量仗諸

私意存心是主心以理爲主不以已見爲主主理即如聖人之主靜立極所主是陽靜方無私心庶幾動靜各當毋如老佛之靜所主是陰靜本體是私動靜兩差未感時陽靜爲主亦靜坐不坐亡亦思不閑思在德性本原上提撕警覺不令此心放逸養成具衆理應萬事自底虛靜不是黑底虛靜預養於不動之時尤致謹於將動之際覺人欲過此於將萌覺善端擴充必滿其量內無妄思即外無妄動容貌詞氣不忘此

理誦讀應接不忘此理理所當然不厭煩不避
難理不當然不肯爲不敢爲纔覺心放便是心
存纔覺間斷便是接續只此便是檢點便是常
惺惺故言存養必兼省察言省察必兼擴充若
着力又若不着力中和此理敬義此學持其志
無暴其氣此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總是陽靜
爲主見得此理端的在我則叅前倚衡自不容
捨剖判理欲立刻分明取舍進退無疑無礙如
深水船運動游泳如雨後潤氣透物生主一則

主靜主靜則生敬敬直上且下徹始徹終生生
不已一靜敬是主意知行是工夫知中行行中
知只是一事知始終副行行始終靠知健而又
健如乾之至至終終不健則順順敬義順守立志
旣定篤志遜志健順相濟此日用工夫原是奉
天命供天職不是絕世事業所慚在當天理之
公尤防人欲之私橫據胸中此人欲之私只是
有我有我則自智自是自大自矜而足已自封
聰目俱廢縱知行是理不是大中至正天下公

其之理以視學則何啻千里不挾已私方是陽
剛不是陰晦非志興君子孰能與于斯學耶

不可一靜敬是主意知行並工夫知中行行中
主靜主靜則生敬敬直上直下徹始徹終主

教則

作君作師兩道僉重善政善教較論尤嚴君道政善師道教善欲善此教先正人心今日人心逃附工捍禦拙玄黃退翻覆伺通夷通內入幕呈身君臣大義忍心乖負病由父子忍離兄弟忍割遂至夫婦棄朋友睽君臣恝一虧萬喪言之堪哀口周孔筆忠義誰甘名教外人顧慝心裂檢教意何居此則身司世教萬不容坐視者教由學須豈非正論弟憑僞道學以機事導機

心憑迂道學以故套仍故態敎與必志與志與
學則不什學正敎則不差聖學只是明倫明倫
只是孝弟初念肫誠懇惻有天合之肫誠懇惻
方有人合之肫誠懇惻肫誠懇惻粹養深詣只
是知行兩到如車兩輪缺一輪不能遠駕如鳥
兩翼少一翼不能高騰朱子取聖人敎人爲學
之大端揭示白鹿洞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謂五敎之目學
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爲學之序則曰博學之

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有修身處事接物三端焉亦各有要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朱子此語從志學中磨勘出來便是萬世教則與虞周孔孟之教一一默符惜後人多忽倚勢挾才創奇立異寄聖人於口吻學思兩空混世界於大同善

惡莫辨教別則差學謬狂逞自幼學日父師艷
慕取捷徑名百巧慣營波頹莫覺覺貴師友宗擴
虛遺實何所禀於成均之廳宗伯之堂耶堂堂
宇宙豈堪巧僞大壞
國脉受傷唯是剛決神明志與教興力爲釐正
先須搜求眞正理學倫常可師之人公舉實得
躬徵資講仍分等表章使士各知宗意蒸蒸勸
勸主善養非以強人取士擇官此意金重
朝廷有教化士人央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

決有風俗非虛語也士首四民教士風揚湔日
游惰盜忍陷溺卽以明倫之教行之鄉約社學
亦獎良善旌節孝然而鹵莽滅裂之農不以務
農之法實提督之民安重本虛驕怠玩之衆不
以講武之法實訓練之民安周防有法有教民
益
國益教士教民均本明倫均以肫誠懇惻爲念
士民諸邪潛移默奪忠義此奮安攘此資況知
行實心益進士不奇詭兵農實心交修民不游

情妖賊可無作黠夷可無虞刑殺不妄施危亂
可立轉夫非教興顯效與端本善則必自正已
始正已物正歸之大人有大人之君必興大人
之教志興教興善教始布教善如是師道始立
此較君道善政尤爲喫緊豈今
皇上剛决神明見不到此君然臣亦宜然謹昔
自賊藉口弗能誰甘賊君不以入告

政則

政教金言教神於政政專言善政則治人治法須合一而論徒善徒法未可偏舉者今日天下不治如在破屋漏船中人人知言危亂至論所以危亂之故則內諉之外外諉之內大臣諉小臣小臣諉大臣臣諉之君君諉之臣互諉互推互竭互待豈非需者事之賊乎識其弊而亟反之決須根本之地先加之意大根本在心尤在君心君心剛健神智必欲大有作為出人意表然

後事事精明言言聽信不全做決不放手不喫緊做決不干休如一事纔八分是人主要做留下一二分尚不欲做則只此一二分不欲做處拖泥帶水攙銅插錫埋沒了多少正務究竟併八分也做不成君心十分緊切痛快宰相行意決不敢苟且漫應宰相緊切痛快部院大臣行意決不敢苟且塞責下而諸臣爭相兢惕各修職業以赴君相之的誰敢少後總之全副精神在幹今日之蠱本震之恐懼修省行屯之經綸

旣濟之思患豫防合之是萃不是渙所以成乾
之自强不息也最不可爲者便是一渙如宮府
分局部寺判貯政教殊方文武異用南北各部
戶兵兩持河漕似合而分邊腹愈分愈遠言路
宜酌而弗酌政府宜合而不合此今日渙散大
病痛非
天子合併而籌誰其籌之又如鹽課金花原儲
太倉備意外兵需今一移年例一移
上供旣有

上供又行傳奉傳奉四出南北交應更寘額需
今兵四追窘行加泒假印獘叢究不根追非
天子合併而籌誰其籌之合併而籌若一家然
量天下之大入以爲大出又節天下之大出以
裕大入節必自
宮以內始籌畫確定卽止加泒實惠及民此今
日節愛第一急務屯田鹽法俱壞宗祿驛傳告
艱召募莫倚土着併逃訓練乖方聯屬無計部
院非人諸安釐舉監司守令非人諸安振刷才

難此日由咨驗不實若實咨驗四覆褒寓實心
任事豈其乏人一舉百勸一鼓百興事本之任
任本之心空談僞應不得相蒙實政實效徵驗
立見文臣不愛錢即不靳心力武臣不愛死即
不靳智勇兼才首拔偏才備收不可資格拘不
可薦牘取更不可情面容賄囑得辦一片公心
明一雙慧眼銓樞政府日咨時驗各當其可必
董其成此今日所宜實籌未可仍前含糊着言
路是非之衡上下大小均有所憚已不清慎衡

將安持把持毒害慾尤誰釀部院言路合併一忠憤以受成于政府政府與諸臣亦合併一忠憤以聽命于

主上夫非十分剛決十分神明安得影從響應如此神速哉此合併忠憤與十分剛決神明全本之乎志與竊謂處今日危亂形著之

朝所欲挽回救正者道無踰此幸遇

皇上睿學勤政寡慾少營豈不剛健第虞剛健尚未到十分也豈不神智弟虞神智尚未到十

分也若剛健神明十分周到則賢否立分功罪立核黜陟誅賞一一果斷政事兵食孰急孰先一一施行紀綱此振氣象此新有君安得無臣有君之剛健神明安得無臣之忠憤況君須十分剛健神明臣亦須十分忠憤臣如十分忠憤激遭今時忻逢今

上所以至誠感動盡力扶持者不徐不疾有巷有牖經筵面對章奏敷陳間豈無大機會誰忍錯過豈無大權宜誰忍坐視艾今不蓄後不可

爲志篤忠憤者宜何思焉

大明

惟天大明惟日大明惟我

朝大明今

皇上大明此萬不容名誇亦萬不容統誇者實大名大名需實稱道大統大統需道維天子之實非天子之道不大天子之道非天子之德不大書箕子陳洪範叙彝倫列九疇內五事曰貌恭作肅言從作乂明視作哲聽聰作謀思睿作聖三德曰平康正直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中詳皇

極戒偏陂好惡偏黨反側會極歸極庶民此錫天子此光天子之光天子之大明也大學首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即引書周武王告康叔曰文王克明德商伊尹告太甲曰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史臣贊帝堯曰克明峻德總以自明結之曾子釋明明德必舉帝王帝王之明天子之大明也詩大明之首章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言明明之通天命也江漢之六章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言明明之協人心也詩之明明天子之

大明也易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天之大德言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以聖人法天之大德言易之大明天子之大明也合洪範大學詩易之大明以爲今日之大明此

皇上所宜深念者乎念則必有定居說在禮記月令中月令紀天子所居春青陽左右夏明堂左右秋總章左右冬玄室左右四仲中央兼居太廟此居非燕閒遊息之居蓋進德修業之居遠

妒遠嬖之居卽讀書師古之所大明根本全於
此籍也周天子居此皇極此建
皇上朝見群臣此時大明
親講詞臣此時大明獨是退居猶虞陽明不明
陰晦晦之不必泥古四時諸居但定一明堂靜
居時讀書此中所讀非他書只是聖經諸經又
非必槩讀以明道爲主凡易傳孝經四書關繫
志學有稗于天子政教者彙爲一編若書詩周
禮月令春秋內所紀天子之事又纂爲一編各

明註釋以命篤學詞臣摘集進覽此自不難覽
必讀讀必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有疑必問解明
必記師友聖賢在此
聖心說樂在此躬行本此披閱章奏知人行政亦
本此權不下假心與理符日就月將養心純粹
浴德光明大明在握大本大幾此獨大德大業
此培大體大用此該大綱大法此挈大政大敎
此舉大猷大道此施明錫類大孝不惑常行小
孝明逆心大忠不惑遜心小忠明用人大智不

惑自用小知明安民大仁不惑偏愛小仁明本
天大公不惑本心小公即此便是日之大明寸
雲莫掩便是天之大明尺霧莫障此道大明統
因之而大明此實大明名因之而大明是堯昔
日之爲君與天同大
皇上今日之爲君亦與堯同大已此明此大非陽
剛大志自興自立曷克決此

久照

日明必照日大明必久照不明不照不照不久天子之久不在享國之年在久照之德德久照不久亦久德不久照久亦不久也我

世祖享國四十五年

神祖享國四十八年天下稱久不數宋仁宗之四十一年理宗之四十年也遡而上之殷高宗五十九祀矣又遡而上之帝堯百載有奇矣若不論久而論久照當以殷高帝堯爲法法殷高帝

堯則內照為要一照在易恒之彖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以道言久也二照在中庸贊聖德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是以至誠言久也三照在周書召公告成王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曷其奈何弗敬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以敬德祈天言久也四照在周詩周公告成王曰王之

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是以永命法祖言久也合此內照有
至誠無息之心即是敬德敬德疾用即是永言
配命永言配命便是天命在我不在乎天聖人
久道惟此一脉爲之綿綿天地恒久之道亦惟
此一脉爲之灝灝久照之道何以踰此四經此
語詞臣日講決講及此
皇上決深入而深念之志寧無與乎四經專爲聖
心而言即孔子所謂爲仁繇己不繇乎人也若

舍已久照而倚久於人則內外諸人誰能代已
皇上之人內則宦官宮妾可繇可倚否外則大小
諸臣可繇可倚否內不可倚以知逢迎忘義理
昭昭易照外臣則讀書談理以帝王事君斌斌
在列烏在其不可繇倚也此大有說不可不照
世言官須久任顧官職君所授也可貴可賤非
可久常在斯位謀斯政不在不謀況敢言久一
日居是位則一日業是官一日不得是官則一
日不敢立是位官止一日況敢言久最上是貞

臣盡忠報國殫志救時公正罔容勇退獨善是
貞不戀久之臣照難完也其次則時臣逢時身
泰公私兩調術窘力窮以退爲進是時不耐久
之臣照可疑也最下則市臣倚官爲市廉恥盡
志百巧弗售朝夕莫保是市不堪久之臣照反
損也最泛則聫臣登仕介持寡營職冷愚忠莫
達臨難軀捐是聫不與久之臣照難越也諸臣
職不能自卜其久力不能少佐一照則
皇上所可恃以爲久者夫非繇巳一着乎以繇巳

之躬欲如日之久照與天地帝王稱爲悠久合志興之陽剛其昌憑焉其昌憑焉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太僕寺添註少卿
臣劉洪謨荷蒙
聖恩拔擢添註不敢尸素恭摭冏署葵輸六篇
謄寫一帙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君師御極政教灼灼剸裁
闔闢握幾志學兢兢滌濯若久大兩衡不爽
則

德業並懋可期俯殫愚忠仰塵
睿覽臣洪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善
卜帝命伊訓屢戒初嗣位在德元召誥嚴
規疾敬矧當三年有成之頃胡見四郊多
壘之形蜩螗沸羹顯不能諱藩垣屏翰槩
靡所資師濟豈不盈廷渙散更若煩慮憂
時互諉荷擔偏推詎是拯溺救焚可容安
行徐步反來治本疇越人心恭惟
皇帝陛下

仁孝嵩華
聖神律呂
臨朝暑寒不輟寡慾星煌
覽奏巨細必收顯良霞蔚
提躬淡泊萬善已露萌芽
秉性中和四防豈虞伐牧頑臣幸逢
聖世兼職偶值暇時理蓄夙知忠溢尼悃念人
鍾靈天地莫先志興計志詣極聖賢無踰
學則教從學布人知反性於初政並教行

世贍有用之學內聖外王一貫明體適用
僉宜認定四端闡出各義大明以此為的
久照非此莫宗分為六篇合本一意意不
欲晦辭未敢浮若比司馬光劉規無多名
目如較眞德秀衍義不煩補增繕寫成書
薰沐上
進得自冏署擬諸葵輸日照體不藉葵葵誠達
不忘日誠非泛致理可約束若一語一篇
詳求其義更屢思屢繹實見諸行必有深

契乎

聖衷寧無大稗于世道不學無術有志竟成敷

教此思敷政亦此思可大此道可久亦此

道

君學只須綱舉綱在此中

君志第本神行神不越此知則菽粟不知粃糠

用則陽和不用陰晦治忽立分莫待興衰

倏判難延臣心如葵

上日安照伏願

德侔帝則
道協天樞
志學交惕有常地天易否
政教兼舉無倦雷雨解屯
聖心大明月將日就躋此躬如堯如舜
王道久照轂轉鈞旋登斯世爲唐爲虞臣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齋書隨

表上

進以

聞

九月十一日奉

聖旨覽奏表冊具見献納忠悃知道了書冊

留覽該部知道